

## ◇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见于报章末端。

西中生产队屋前有一棵孤零零的柳树,高约六丈,粗细如脸盆,远看像一座巍巍蕤蕤的山,这在成洲较迟的金洲,应该是最早也是最大的树。树下是队屋,装有犁耙、水车、牛车等农具,还有一个仓库装着棉花、油菜、黄豆和玉米种子。我小时候上学,每天四次经过这棵树,看那树枝虬结、树干通黑的样子,也曾猜过有多少岁。如今这一切荡然无存,换之以两排商业门店,懒散地招呼着稀落的顾客。

清风徐来。我走进一家简易理发店,里面有五六个老头,怎么舒服怎么坐,相互扯着家长里短。一个如柳树般黝黑的男人盯着我问,我是谁呀?我迟疑地答,你是大洲吧?他开心地笑,还认得我。

大洲我印象深,小时候上学也要经过他家的门,我在前文叙述中至少有两次提及。他是汉奸唐智礼的儿子,唐智礼当时被管制,成天灰头土脸,心事重重。大儿子大洲,小儿子细洲,老大不小的还讨不到老婆。大洲生得高大,四肢粗壮,手如扇面。1969年,金洲与老洲争夺摆渡权发生械斗时,大洲拎一个百十斤的石锁走过来,神定气闲地放下,对方看到急忙走人。

1+1等于几? 这道数学题的答案太多了。数学老师会告诉你答案是2;语文老师会教你是“田”;其实,有更多的答案,比如等于3:爸爸+妈妈等于全家3人。还比如,等于4:爸爸+妈妈=4,二孩家庭,一家四口。但在我看来,1+1的答案应该是:有苦有乐,苦中作乐。但最近,关于1+1=?,我又有了新解。一切还得从前年国庆的朱家角之行说起。

女儿有友一直比较喜欢逛古镇,大概是因为古镇里合她心意的小玩意儿比较多。那年国庆,我们带着走路还不稳的弟弟,去朱家角轧闹猛。国定假日的朱家角真是人山人海,我们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弟弟,拉着有友,穿行在人挤人的朱家角青石板小路中。有友是个眼尖的娃,尽管我们一直在人群中穿梭,她还是能一眼看到自己喜欢的小物。

“放生桥上不能停留,麻烦大家都走起来。”我们刚过完桥,有友嘀咕了起来:“刚才看到一个小篮子猫,好可爱。”这话说得太晚咧,在人山人海、不能走回头路的地方,重新返回是绝对

麻燕子是我以前单位的同事,她是个电梯工。我最早得知她的名字是在一个午后,她百无聊赖地斜倚在传达室的墙壁上,轻声细气地对着话筒和一位朋友谈天。我坐在一边,听她絮絮叨叨,有条不紊,觉得电话真是个好东西,使人内心里的热情,有一个正确的方向。直到门外有谁高声在叫“麻燕子”“麻燕子”,她回过头来应了一声,慌慌张张挂了电话,很快走掉了。作为一个刚进城的民工,对于燕子,我是再熟悉不过了,那是曾经陪伴我的父老乡亲过了几千年穷日子的玄鸟啊。在我的记忆中,燕子整洁、优雅、矫捷,具有广大的自由和一飞冲天的豪情;在我的印象中,没有一只燕子是臃肿的、懒散的、聒噪的。我回想起麻燕子操劳的眉眼、发福的体态,不觉哑然失笑。

有句口号说的大致不错:“知识改变命运。”说这话的人,肯定从知识中

## 大洲

我还记得大洲另一个故事。1971年秋,他因为偷我们生产队的黄豆被发现,由民兵押着游街。那天刚下雨,路上泥泞,大洲挑两箩筐黄豆绕洲行走,随着锣声有节奏地喊,我是坏分子,偷黄豆不要脸。我兴奋地跟在后面走了好几里。

我问,冒昧呀,那年偷黄豆,是个什么故事?他不以为怪地答,没得吃呀,饿的。他还说,游洲的事发生后,当时你父亲是会计,打短说算了,但你二姨爹是队长,坚持要游街,还说我力气大,必须长点记心,硬是装了一百六十多斤。

见我破题,有个老丁胆子大了,问,那年大队做船桅的杉木是你偷的吧?三百多斤呢,怎么弄走的?大洲无所指地说,我有一次到山里挑山芋,一百八十多斤,一肩从三桥到黄墩,三十里,一肩从黄墩到洪镇,至少三十里,没有一个人做到。说到兴处,他干脆说,那年西中队仓库的黄豆是谁偷的?我。我爬到柳树上,跳到队屋,顺着横梁爬到仓库上面溜下去,一手背一百

多斤黄豆,一手爬柱子上来,那柱子至少有四米高吧?

偷黄豆后,大洲在金洲蹲不住,坏分子呢,坏分子家庭呢,只好去江南山里舅舅家运树木,一天能挣三块钱。老丁又打趣说,是不是你跟舅妈有故事,惹得舅舅赶你回来?大洲不好意思地笑,尽讲笑话。

1970年代末,农贸市场全面放开。大洲已是树木行家,开始做树木生意,高峰时安庆城康熙河一带的树木生意都被他垄断,每天能挣三千块钱。大洲说,风光的时候,天天拎一包钱,都是十块的,走哪里吃哪里,走哪里玩哪里,真是花天酒地,做的坏事不少。

大洲认为,他这辈子最不该做的是把西中队这棵柳树卖了,买来六十块钱,转手到安庆城,卖了四百多。他认为那是树神,有报应的。他说,你看我现在又是肺气肿,又是心脏病,还有血管堵塞,活不了几天的,是还债。

我问,你爹真是汉奸吗?他答,那是?那时候父亲住在安庆城,是富裕家庭,赌博输掉了家产,怕挨揍,就偷偷跑到山口做小工。那是鬼子的工程,鬼子看他懂一点日语,就叫他做了下手,后来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。旋即反问,他在村里做过坏事吗?

## 1+1等于几?

不可能的。带着对小篮子猫的遗憾,我们离开了朱家角。

回家后,有友三天两头想念朱家角,其实是想念小篮子猫。因为周末的学习任务也不轻,再次朱家角之行就此被搁浅了。好不容易,一年后,去年的10月底,培训机构的停课周,承诺有友好久的朱家角之行终于成行了。进入景区,小丫头居然熟门熟路,她说自己一直记得那家店的位置。我们一行直奔小店。一眼望到小篮子猫的有友激动得咧。看她这样,我们也不怎么讨价还价,直接拿下。细细端详小篮子猫,小猫做得很逼真。有友迫不及待要和小猫合影,一发朋友圈,好多人把它误认为真猫。

时隔一年来朱家角,弟弟小友已经是个小捣蛋了。姐姐买了新玩偶,他总是不甘示弱的,找准机会,一把抢过玩具。生怕心爱的小篮子猫被弄坏,有友也不敢动手抢回来。小篮子

猫在弟弟手里突然发出了“喵”的一声叫,咦,怎么回事?这时,恰巧吓了一小跳的弟弟一松手,有友一把抢回小猫。这才发现,机关就在小猫玩偶的底部。开车回家路上,小篮子猫俨然成了俩娃的新宠。两人要好时,小猫轮流玩;两人吵闹时,恨不得把小猫也一扯为二。

巧的是没过多久,单位组织去朱家角培训。趁中午休息,我赶紧又跑了趟景区,只为再给娃买个篮子猫,一人一只,不要再抢了。如我所料,俩娃对于我又给他们买回玩具猫很开心。第二天,姐姐上学去了,弟弟一人在家,居然给两只小篮子猫讲起了故事。不过,尽管现在有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玩具,俩人最开心的还是同玩一只,他们说:“这样才开心。”尽管有吵闹,但其乐还是无穷的。

对于二孩家庭而言,1+1的答案有很多。对家庭成员来说,付出的家庭关爱一定是大于2的,对两个孩子而言,他们收获到的爱,也一定是大于2的。而对他们自己来说,1+1一起玩,得到的乐趣也一定是大于2的。

一件体面的事情,尽管我不是什么“知识分子”,更不是“这么大的”一个。

麻燕子最后打给我的电话是有关她女儿早恋的事情。我说这没什么啊……我这里话还没有说完,她就在电话那端叫起来:“你这话什么意思,难道你赞成早恋吗?要是你自己的女儿,你支持她早恋吗?你这么说会产生什么后果……”电话挂断了。我看着自己被晾在那里,觉得挺委屈的。我想,不就是早恋吗?马克思第一次写情书给燕妮,也不过是17岁;早些年在乡下,逢年过节,搭台唱戏,古代的才子佳人私订终身后花园,也都是这样唱的:“奴家年方二八……”尽管那时我还小,二八十六却是懂得的,难道现代人发育得比他们还晚?其实,相对于呵护孩子心中的美好感情,爱护他们的纯洁和想象,使这些东西成为将来帮助他们把握一生的财富,所谓早恋云云,真的是无须谈虎色变的呀。

## 麻燕子

尝到了巨大的甜头。我们知道,一条狗如果会做几道简单的算术题,那就意味着它将告别平庸的生活,脱颖而出,去马戏团当明星。知识的好处就是这般一目了然、不容置疑。譬如我吧,由于没钱消费,业余无聊,颇读了几本书,这使我得以进入一家报社做校对。有时会接到麻燕子打过来的电话,与我探讨人生,说我这么大的一个知识分子,她以前怎么就没留意呢?有天傍晚,我下楼去取信件。我租住的这幢大楼的信箱是一字排开的,大老远地就看到自家的信箱里插着本《读书》,那一瞬间,我颇自得,觉得这无疑是件体面的事情。后来,我就想到了麻燕子,觉得于她的生活而言,在闲暇时给我打个电话,或者也是这样

## ◇ 相悦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于报端。

## ◇ 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